

## 陳政欣《文學的武吉》與馬華地志書寫

劉 丹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 一、從「南洋色彩」到「文學武吉」：

#### 馬華文學本土書寫的進階

馬華新文學發軔於 1919 年，彼時中國南來的作家居多，大多自覺僑居於此，懷有「落葉歸根」的念想，大部分書寫中國相關的題材，只有少部分描寫南洋社會<sup>①</sup>。有意識地書寫南洋始於 1920 年代中期，在方修與楊松年的馬華文學史分期中，分別把南洋色彩的發軔期界定在「1925-1931 年」和「1925 年」<sup>②</sup>。最初

---

<sup>①</sup> 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三）》，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 1972 年版，第 1-3 頁。

<sup>②</sup> 方修：《馬華新文學及其歷史輪廓》，新加坡萬里文化企業公司 1974 年版，第 6 頁；楊松年：《新馬華文現代文學史初編》，新加坡教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8 頁。

的南洋書寫注重對富於地方色彩的南洋風土民情的描繪，但是並未揭示社會現象背後的本質問題或文化意涵，旨在「把南洋色彩放進文藝裡去，來玩些意趣」<sup>①</sup>。儘管這一時期的馬華文學有意體現南洋風情，但是本土的獨特性和認同感並未十分凸顯。首先，「南洋」所指區域寬泛，不僅包括馬來西亞還包括新加坡、泰國等東南亞國家；其次，「南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概念，具有外在者（outsider）<sup>②</sup>凝視的意味。這僅僅是馬華文學最初的南洋書寫和本土性建構。

伴隨著「落葉歸根」到「落地生根」觀念的轉變，馬來西亞華人逐漸建立起本土身分認同，馬華文學中的地方元素的呈現也經歷了顯著的階段性轉變和深化。獨立建國前的馬華文學主要通過「南洋書寫」與「馬來亞地方文學」的形式來呈現異域情境，旨在意趣，但是尚未充分融入鄉土情愫和情感依附。1957 年馬來亞獨立後，馬華文學中的地方色彩逐漸演化為對本土關懷的表達。關注本土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與歷史等各個領域的議題陸續進入文學視野，使得馬華文學呈現出濃郁的本土性和馬華性<sup>③</sup>。這一階段的書寫不僅反映了具體的某個地方的景觀和

---

<sup>①</sup> 方修：《馬華新文學大系（一）》，新加坡星洲世界書局 1972 年版，第 100 頁。

<sup>②</sup> 克里福德·吉爾茲：《地方性知識——闡釋人類學論文集》，王龍海、張家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70-92 頁。

<sup>③</sup> 許文榮：〈陳政欣半世紀文學創作窺探〉，《世界華文文學論壇》2016 年第 2 期，第 14 頁。

歷史記憶，更體現了集體認同、本土關懷和情感歸屬。到了 1970 年代，越來越多的馬華作家的創作有意或者無意間融入了在地經驗和地方元素，較具代表性的有王潤華、陳政欣、何乃健、方路、林春美、鍾怡雯、陳大為等人。進入 1990 年代，地方元素再次受到關注，並逐漸發展為所謂的「地（方）志書寫」<sup>①</sup>。到了 21 世紀，對於「地方」的書寫逐漸滲透進馬華作家的文學創作領域。諸如曾隸屬於海峽殖民地的檳城與麻六甲等具有獨特歷史地位的城市，以及以濃郁原始南洋風貌著稱的婆羅洲熱帶雨林地帶，正日益成為馬華散文地志書寫中突出的地標性符號<sup>②</sup>。林春美認為馬華地志散文的興起與本地文藝副刊發揮了關鍵作用。她指出，1990 年代初期，由《星雲》副刊策劃的「大馬風情話」與「南北大道」這兩個系列的專欄文章，無論從數量、作家群體，還是所涉及地域內容的廣度來看，都是馬華文學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書寫活動。這兩個系列不僅推動了本土地方書寫的發展，更「創造」了大量具有經典意義的地志散文文本<sup>③</sup>。林春美針對檳城創作的八篇專欄文章，之後合併成〈我的檳城情意結〉收入《馬華當代散文選（1990-1995）》。

「地志書寫」不僅凸顯了馬華文學的地域性與獨特性，同時

---

<sup>①</sup> 許文榮：〈陳政欣半世紀文學創作窺探〉，第 14 頁。

<sup>②</sup> 林春美：〈文藝副刊與馬華散文地志書寫之興起〉（上篇），星洲網，2012 年 8 月 5 日。<https://www.sinchew.com.my/20120805/与马华地志散文之兴起>（上篇）/

<sup>③</sup> 林春美：〈文藝副刊與馬華散文地志書寫之興起〉（上篇）。

也體現了人對於地方的歸屬感和身分認同，是馬華文學中能夠充分發揮地域特色的存在。與此同時，關於馬華文學「地志書寫」的創作和研究也日益增多。21 世紀以來，馬華文學中的地志書寫逐漸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尤其是陳大為、鍾怡雯和辛金順。2001 年 9 月 10 日，陳大為在《南洋商報·南洋文藝》發表一篇題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論林春美的地志書寫〉，首次提出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的討論。後來在此基礎上修訂為一篇更完整的學術論文〈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志書寫〉，針對「文學的地志書寫」這一概念展開了正式的討論，聚焦林春美、鍾可斯、杜忠全的檳城地志散文，以「空間釋名」和「味覺錨定」為視角，探討其對檳城「感覺結構」、「場所精神」及「檳城圖景」的構建<sup>①</sup>。陳大為對馬華文學中的地志書寫關注頗深，相關著作還包括〈想像與回憶的地志學——論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sup>②</sup>及〈必經之路：評辛金順「吉蘭丹州圖志」〉等<sup>③</sup>。鍾怡雯在其文章〈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中探討了馬華文學地志書寫從理論到實踐的形成，審

---

<sup>①</sup> 陳大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志書寫〉，《人文集刊》2004 年第 2 期，第 103-119 頁。

<sup>②</sup> 陳大為：〈想像與回憶的地志學——論辛金順詩歌的原鄉書寫〉，《中國現代文學》2006 年第 9 期，第 87-101 頁。

<sup>③</sup> 陳大為：〈必經之路：評辛金順「吉蘭丹州圖志」〉，許文榮、孫彥莊編《馬華文學文本解讀》，馬來亞大學中文系畢業生協會 2012 年版，第 636-640 頁。

視其在馬華文學史中的意義、理論挪用的在地化，以及其在馬華文學中的發展路徑與空間，並分析杜忠全的檳城書寫及其面臨的困境<sup>①</sup>。辛金順在〈地景的再現——論吳岸詩中砂勞越的地志書寫〉以人文主義地理學的地志書寫來討論吳岸如何透過其詩作，去感覺、想像、記憶其筆下的地方與地景敘述以及其所建構的文學景觀與空間場域，從而探析此類寫作的意義<sup>②</sup>。總體而言，學者以及評論家對於馬華文學中的地志書寫多是以人文主義地理學或文學地理學的視角出發，探析其對地景建構、場所精神、地方感等特色的呈現。地志書寫不僅對地方景觀、地標建築和街道命名甚至飲食特色等進行了全方位的記錄，還通過敘述當地居民的生活故事和集體記憶，構建出當地獨特的文化空間。

馬華文學地志書寫的版圖若按照地理區域分類，可歸納為北馬、中馬、南馬、東海岸和東馬<sup>③</sup>。以上分類對於馬華地志書寫進行了明確的區域性的劃分，有一定的借鑒意義。若是結合文學創作的版圖進行更為詳細的劃分，南馬的麻六甲和新山、東海岸的吉蘭丹、中馬的吉隆坡、東馬的砂勞越、北馬的檳城和霹靂等，都是馬華文學地志書寫版圖中的地標性符號。陳大為曾提

---

<sup>①</sup>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成大中文學報》2010年第29期，第143-160頁。

<sup>②</sup> 辛金順：〈地景的再現——論吳岸詩中砂勞越的地志書寫〉，《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第52-58頁。

<sup>③</sup> 黃麗麗、駱世俊：〈空間詩學——地方誌書寫與都市文學〉，許文榮、孫彥莊編《馬華文學十四講》，第200頁。

及：「並不是每座城市都能輕易通過書寫活動而在文本中矗立。不僅城市本身需要具備深厚的歷史與文化，創作主體的空間意識（以及對城市空間的形象與內涵的刻畫）同樣會影響文本中城市的輪廓」<sup>①</sup>。由此推斷，若想成為馬華地志書寫中的重要座標，有兩個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是地方的底蘊與特色，另一個是文學創作風氣。在此方面，北馬可謂是占盡了「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北馬的檳城，歷經長達百年的殖民歷史，殖民時期到來的印度裔先民、從唐山下南洋的過番客和馬來人交織出多元的族群文化、豐富的文化遺產、二戰後的經歷，都是地志書寫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素材來源。檳城華人人口比較多，享有優質的華文教育資源，例如諸多來自日新中學和鍾靈中學的校友熱衷於寫作，馬華文學的創作在檳城蔚然成風。

檳城人也是非常具有地方認同感的群體，舉例來說，檳城和砂勞越有著不同風味的「叻沙（laksa）」，往往檳城人會有著「檳城叻沙甲天下」的自信和自豪感。此外，按照行政區域劃分，檳城包括檳島和威省兩部分；就現實而言，居住在「島上」的檳島人是對「檳城」更有認同感的群體。文風頗具地志書寫特色的杜忠全和鍾可斯，都是檳島人，他們創作的字裡行間非常自然地流露出濃濃的老檳城情懷。

在檳城本島外的威省，有一個地方叫大山腳（Bukit

---

<sup>①</sup> 陳大為：〈空間釋名與味覺的錨定——馬華都市散文的地志書寫〉，第250頁。

Mertajam），也就是《文學的武吉》中的「武吉鎮」。大山腳潮州人居多，與檳島隔著檳威海峽相望，一座跨海大橋「檳威大橋」連結起兩地的陸路交通。大山腳人相信這片土地人傑地靈，才人輩出，時任馬來西亞首相的安華（Anwar Ibrahim）、羽毛球名將李宗偉、曾任檳城首席部長的林蒼佑等，都是大山腳人；大山腳還誕生了 1990 年代風靡一時的華語原創流行音樂組合「山腳下男孩」，數量龐大的文學創作群體，可謂是文藝體遍地開花。大山腳是一個文人輩出的地方，文風極為盛行。1950-60 年代出現過王葛、憂草較早期的現代派作家引領了武吉的文學創作。文學社團的興起也掀起了大山腳在地的文學創作的風潮：1970 年代崛起的「棕櫚社」就包括了宋子衡、溫祥英、菊凡、葉蕾及陳政欣等人為馬華文壇獻出不少佳作；1990 年代陳強華主導的詩社「魔鬼俱樂部」在著名的日新中學也栽培了不少文壇新秀<sup>①</sup>。從早期的王葛、蕭艾、憂草、林華、宋子衡、菊凡、艾文、沙河、陳政欣、葉蕾、小黑、朵拉到後來的陳強華、楊劍寒、方路、張光達、吳龍川、邱琲鈞、趙少傑、菲爾、陳天賜、張瑋栩、鄭田靖等<sup>②</sup>，浩浩蕩蕩，繼往開來。2017 年，辛金順主編的《母音階——大山腳作家文學作品選集》收錄了 26 位具有大山腳在地經驗的作家的作品，包括大山腳土生土長以及曾經居

---

<sup>①</sup> 許文榮：〈陳政欣半世紀文學創作窺探〉，第 14 頁。

<sup>②</sup> 辛金順：〈從在地出發：看見大山腳〉，辛金順編《母音階——大山腳作家文學作品選集 1957-2016》，有人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 頁。

留於大山腳的作家，體裁囊括了小說、散文和新詩，創作的主題都圍繞本土的人事風物與生活圖景。這一作品不僅薈萃了大山腳作家群體的代表性佳作，展示著大山腳文學的豐碩成果，而且豐富了大山腳這一文學符號的內涵，推動大山腳成為馬華文學中的重要座標。隨之而來的是隔年在大山腳舉辦的「大山腳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勾勒出「大山腳文學」的輪廓風貌，促使「大山腳文學」成為馬華文學的重要學術議題。綜上所述，大山腳作家群規模龐大，文學作品兼具數量和品質，佔據馬華文學學術研究的一席之地，將大山腳稱為馬華文學重鎮名副其實。值得注意的是，大山腳文人的創作中鮮少體現檳城情結，有意無意間顯現出的地方元素是大山腳的影子，訴說著這片土地的人物和故事、風俗和民情、記憶與景觀。因此，大山腳文學可以說是自成一派，大山腳文學的地志書寫構建的是大山腳的人文地景，是區別於檳城圖景的存在。

在大山腳文學甚至是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中，陳政欣是尤為值得關注的一位。陳政欣是四字輩的馬華作家，創作生涯至今已逾半個世紀，對詩歌、散文、小說和劇本均有涉獵。馬華文學中不乏跨域流動的作家，而陳政欣則生於大山腳長於大山腳，對家鄉有著深深的情感依附和認同感，因此，無論何種類型的創作，陳政欣的寫作素材始終離不開家鄉的風土、故事和人物。陳政欣的筆下雖有些內容荒誕、手法怪異的詩歌和微型小說，似乎表現的純然是主觀世界，但究其實卻依然是他在大山腳現實社會生活

的側面反映，其取材仍然源出於現實生活<sup>①</sup>。近期，「文學武吉」四部曲隨著長篇小說《武吉軼事》的面世畫上句號，另外三部是散文集《文學的武吉》、短篇小說集《小說的武吉》和長篇小說《武吉演義》，是陳政欣在 2014-2025 年間出版的地方志書寫力作。大山腳不乏文人墨客來書寫這片土地的蹤跡，但是完整地勾勒出大山腳文學圖景的，陳政欣是第一人，《文學的武吉》是第一部。在遊牧的小說裡，大山腳曾虛化成「龍山鎮」，而在陳政欣的筆下，大山腳則化為「武吉鎮」。散文向來講究「形散而神不散」，那麼以散文筆觸書寫的《文學的武吉》則以武吉的地址書寫為靈魂，武吉作為一個地點不是故事發生的背景板，而是作為一個主角。《文學的武吉》是陳政欣有意識地系統構建「武吉書寫」的開端，力圖以一本書來寫一座市鎮，也就是對家鄉大山腳進行文學造鎮，策略性地對武吉進行全方位地景構建，帶領武吉鎮走入馬華文學的殿堂。《文學的武吉》集結了陳政欣個人的觀察、在地經驗和文學的想像，是個人視角下的地方志書寫，賦予武吉鮮明的地方感，讓武吉鎮在文學中得以再現。

## 二、《文學的武吉》與武吉文學地景構建

漢語詞典對於「地志」的解釋是「記載國或區域的地形、氣

---

<sup>①</sup> 朱崇科：〈論陳政欣作品中的馬華性操練〉，《文藝爭鳴》2019 年第 3 期，第 157 頁。

候、居民、政治、物產、交通等的變遷的書」<sup>①</sup>，更傾向於是對一個地方的史料記錄，具有客觀性和功能性，尚未留有餘地給文學的虛構和想像；而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更傾向於西方的概念「地志學（topography）」，這源於陳大為在最初關於馬華文學地志書寫的評論中的論述。

「地志學」（topography）這一術語源自希臘語詞匯「地方」（topos）與「書寫」（graphein）的結合。從詞源學角度而言，「地志學」可被定義為「對特定地理空間進行書寫的實踐」。陳大為進一步引證《韋氏新學院詞典》（*Webster's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1949）對該術語的三重釋義：（1）對某一地理空間進行書寫的實踐（這一釋義雖已過時卻最具表現力）；（2）對特定地域或區域進行細緻入微、精確描繪的藝術或實踐成果；（3）對包含河流、湖泊、道路、城市等立體地形要素在內的地表輪廓的描繪<sup>②</sup>。Miller 指出地志學越來越傾向於繪圖而遠離了文字，但是同時他也肯定了文學的敘述對地景產生的重大影響。文學具有將外在的真實世界轉化為內在文學空間的能力，因此可以被視為一種「形象化繪圖」<sup>③</sup>。文化地理學家邁克·克蘭（Mike Crang）也肯定了文學參與地方建構的作用，在談及地

---

<sup>①</sup> 漢語詞典：<https://cidian.gushici.net/25/024764e57d94.html>

<sup>②</sup> J. Hillis Miller, "Introduction," *Topograph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P. 1995. pp.3-4。

<sup>③</sup> 陳大為：〈馬華散文的地志書寫〉，收入鍾怡雯、陳大為編《馬華文學批評大系：陳大為》，台灣元智大學中文系 2019 年版，第 250 頁。

方的文本及文本中的空間時表示：「文學顯然不能解讀為只是描繪這些區域和地方，很多時候，文學協助創造了這些地方」<sup>①</sup>，這一觀點肯定了文學文本不僅是空間的再現，更是空間意義的生產者。

相對於地志的求真務實，陳政欣以散文筆觸創作的地方志文學創作《文學的武吉》具有明顯的個人主觀意識和在地經驗的介入，形塑了武吉鎮的「文學地景」，賦予其「地方感」。文學地景由地理景觀、生活風俗和人為建築等多種要素共同構成，這些要素形成了一種根植於本地的文化；而地方感簡單來說就是個體或群體對特定地方的情感認同、認知體驗和歸屬感<sup>②</sup>，而這種地方認同與歸屬感往往以人的在地經驗為基礎，是由人、時間、空間三者構成的人對「地方」的感覺。《文學的武吉》結合了真實的體驗、文學的想像和個人的情懷，讓武吉鎮走入讀者的視野，勾勒出一幅有歲月感和生活感的文學武吉圖景。武吉地景的構建，有賴於作家陳政欣對武吉街景的再現、對武吉歷史的回溯和對武吉人物的素描。

### （一）武吉街景再現

《文學的武吉》總共收錄 73 篇散文，由不同主題的六個合

---

<sup>①</sup> 邁克·克朗：《文化地理學》，王志弘等譯，巨流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8 頁。

<sup>②</sup> Edward Relph, *Place and Placelessness*. London: Pion, 1976.

輯組成，分別是「武吉敘述」（23 篇）、「武吉文學」（12 篇）、「武吉風水」（6 篇）、「武吉街道」（15 篇）、「武吉人物」（12 篇）和「武吉傳說」（5 篇）。每個合輯中都不可避免地涉及武吉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景觀的書寫，而「武吉街道」則是集中描寫武吉景觀，描繪了縱橫於武吉鎮的道路的方位佈局、地標建築和生活化的街景，勾勒出武吉鎮的輪廓，引領讀者走進文學的武吉。陳大為認為，在都市空間的解讀過程中，街道應被視為首要的分析對象，因其不僅是通勤路線的起點與終點，更是都市生活形態的重要展現場域。街道作為城市核心的外部公共空間，具有雙重功能：既是城市交通系統中人流、車流和物流的主要通道，也是公共生活與社會互動的重要場所。從城市認知的角度來看，遊客往往通過街道來觀察和體驗新的城市環境。街道兩側的景觀、建築以及居民的日常活動模式，構成了認識城市的主要途徑。因此，街道可視為人們感知城市景觀最直接的來源<sup>①</sup>。雖然以上針對的是都市文學的地志書寫，但是馬來西亞的很多地方並沒有明確的「鄉土」或者「都市」定位，武吉就是一個這樣的存在。陳政欣在《文學的武吉》代序裡就曾提及：「武吉不能稱市，因為它不像吉隆坡，新山或是檳城的喬治市，擁有眾多的人口和經濟發展的實力與潛能，沒有升格為市的勢力和資格。又不想稱武吉為鎮，因為它已經脫離了那種只有縱橫兩條大道交界

---

<sup>①</sup>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 1980-1999》，萬卷樓圖書 2001 年版，第 13 頁。

成十字路口，再加上三幾條橫街直街小巷弄子，周圍環境要不是橡膠林，就是椰林或是棕櫚林的，蕉風椰雨下的，傳統馬來西亞式的郊區小鎮」<sup>①</sup>，也就是說，武吉鎮比較接近於一個小型規模的城市，街道上的街景建築及其所呈現的生活模式對於塑造武吉景觀尤為重要，通過書寫武吉街景，將武吉由一個地理上的空間打造成為一個文學地方。

「武吉街道」的 15 篇散文分別以武吉鎮的 15 條道路命名，介紹了道路的方位佈局，地標建築和功能用途。比如武吉鎮上的橫街、馬結律、學校路、國花路、丹比路等，陳政欣都進行了有方位感的縱橫交叉式描述，使大山腳化身為武吉鎮在陳政欣的文學世界中再現，這是大山腳的外在的輪廓與形。而陳政欣講武吉鎮的道路，當然不局限於史料或是地方志式的表達，如此客觀但缺乏溫度的記錄雖能摹其形而不能觸及一個地域的內在精神與靈魂。陳政欣生於大山腳，成長於大山腳，定居在大山腳，在其一生中大山腳承載著非常重要的記憶，大山腳不僅是一種存在空間，亦是陳政欣生命經驗的存在之所，因此陳政欣對街道景觀的再現也是一種記憶空間的建構，包含了作者空間情感與認知意向的投射，將地理空間與主體情感連結起來。就描述街道而言，陳政欣回溯記憶，不止於描繪出街道的名字、方位和地標，還通過客觀描述加以細節刻畫描寫街道上有過的場景發生的故事，體現了每一條街道的象徵意義和符號。〈有一條路〉通往最初的墳

---

<sup>①</sup> 陳政欣：〈代序〉，《文學的武吉》，有人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 頁。

山；〈橫街〉是武吉鎮的行政中心兼經濟中心，還矗立著武吉鎮當時的最高建築「三層樓」；〈直街〉上有潮州會館和福建會館；〈馬結律〉上有巴剎和保佑武吉四境平安的伯公廟；〈學校路〉上有武吉鎮的最高學府和兩家戲院；〈國花路〉上有家喻戶曉的「鞋伯」和名噪一時的茶樓；〈大石街〉上有大石戲院、大石大廈和娛樂場；丹比路上有割豬廊和謝先生的店；〈火車頭街〉上有三多：客棧多、咖啡店多、貨物運輸公司多；〈桤枳律〉上有「保亨社」；以印度人名命名的〈姆地律〉有最大的貨運公司和摩多裝修廠……街道上的每一個場所都是作者記憶中的武吉鎮民賴以生活的空間，是一種具有象徵意義的符號。例如〈桤枳律〉上的「保亨社」：

過番到南洋，最擔心的事，莫過於死無葬身之地，或是死後沒人或沒錢讓人收屍；尤其是那些獨身的，或是妻離子散的過番客，無不期望在身後有一筆款項存著，好讓鄉親好友能找塊風水好地，把自己尊嚴地收了。於是，在武吉暗探的住屋隔壁，也是雙屋磚屋裡，有個民間組織，叫「保亨社」。說是「白燭會」，也就是那種替鄉親朋輩處理後事的互助會。這會社鼎盛時期，會員幾百，風光一時，所以能在桤枳律上租了個會所；會員們都能在這裡進出，聊天讀報喝茶吹噓，像是中式的俱樂部。<sup>①</sup>

---

<sup>①</sup> 陳政欣：〈橫街〉，《文學的武吉》，第 147-149 頁。

「保亨社」這一民間組織反映了早期的唐山過番客在異域環境中如何解決對於身後事的憂慮和社群之間互助守望的精神。

「保亨社」象徵著武吉鎮民傳統的生死觀的留存以及傳統喪葬習俗的延續。在唐山，喪葬儀式多是由家族至親和鄉親來主辦和協助，但是初來乍到的過番客尚未在此地形成一個大家族甚至尚未扎根於此，所幸仍有華人群體自發形成的組織可以託付，這是早期的移民在異域的抱團取暖與自我調適。「中式的俱樂部」這樣的形容，以及「聊天讀報喝茶吹噓」這樣的敘述，讓「保亨社」成為一個具體可感的生活場景，展現了武吉華人社群的文化生態，既保持了歷史真實性，又賦予了文本生動的文學性，生動地塑造了武吉鎮的人文街景。

在此意義上，〈武吉街道〉中的道路書寫已超越單純的地理描摹，而成為一種兼具歷史敘事與情感投射的空間再生產。陳政欣通過對街道場所的細節化呈現，將個體記憶嵌入地方歷史之中，使「武吉鎮」不再只是地圖上的座標，而轉化為承載集體經驗的文化場域。街道作為敘事單元，連接起經濟活動、族群組織與日常生活，構成具有象徵功能的社會網路。由此，文本在還原地方風貌的同時，也完成了武吉鎮民精神世界的文學化重構，展現出馬華地方書寫中「空間—記憶—身分」互為生成的內在邏輯。通過街道這一空間單位的反覆書寫，陳政欣將地方從抽象地理空間轉化為可被記憶與行走的文學場域，使地志書寫具備了敘事性與情感深度。

## （二）武吉歷史記憶回溯

文學地景的形塑有賴於對一個地方有策略地書寫，對一個地方的書寫過程也是一種記憶空間的符號建構過程，是記憶的編碼與再現，書寫出來的空間往往體現了作者的主體意向和認同感。這種融入個人情感的地方書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召喚的作用，對過去的時間和事件的敘述會喚起讀者的共鳴，產生生命與空間之共同體驗。生長於斯的陳政欣見證了武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武吉是戰略要地，在英殖民政府時期和二戰後都是兵家必爭之地，上演著一幕幕慘烈的故事，有著歷史的深沉感。歷史的齒輪滾滾向前，武吉鎮上有不少「大日子」和歷史事件都記錄在歷史資料文獻裡。在武吉過去的漫長歲月中，武吉的鎮民們的生活也在照常進行，這些被記錄在《文學的武吉》裡。《文學的武吉》對武吉的歷史記憶的回溯，兼具歷史的深沉感和小鎮居民的生活感。就武吉鎮歷史的深沉感而言，華人過番客、印度裔曾經的光輝歲月、英殖民政府的統治，無一不體現了這一點。

武吉鎮的歷史記憶，並非單一族群的線性發展史，而是在殖民結構、族群遷徙與地方實踐交織之中形成的多元共構圖景。陳政欣在〈1899 與武吉〉、〈武吉與印度〉、〈路線圖〉等篇章中，並未將武吉書寫為某一族群的「中心空間」，而是呈現出一個由印度裔、華人、殖民權力共同塑造的歷史場域。1899 年鐵路駛入武吉，標誌著城鎮空間的現代化開啟。這一工程由英國殖民政府推動，而工程師與技術人員主要來自印度。鐵路不僅是交

通設施，更是族群結構形成的歷史契機。印度裔精英憑藉英語能力與技術優勢，在律師、醫務、金融等領域長期佔據關鍵位置，成為武吉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即便在馬來亞獨立之後，淡米爾小學與興都廟仍然延續著這一族群在地存在的痕跡。陳政欣所感歎的「兩座興都廟」與「一座華人廟宇」的對比，並非簡單的數量差異，而是族群歷史層積在空間中的可見印記。

與此同時，華人移民群體在武吉謀生與扎根的過程，同樣構成地方的獨特書寫。殖民教育制度為唐山客後代打開社會流動的通道。1927 年英校的設立，使華人家庭在語言與教育之間採取策略性分配：長子接受英文教育，幼子延續華文傳統。這種教育雙軌策略，既回應殖民權力的現實結構，也維繫族群文化的內部延續。武吉的族群結構因此並非對立，而是在制度框架內形成互補與交織。在跨族群互動層面，〈金魚姐〉的故事更揭示了殖民社會中情感與身分的複雜關係。英校教育塑造的華人女性，與蘇格蘭殖民官員之間的情感糾葛最終被拋棄的故事，體現了殖民社會中族群接觸為當地個人命運帶來的影響。

此外，〈路線圖〉所描繪的潮州移民南渡路線，則展示了華人群體如何在國家政策與邊境規訓之下不斷調整遷徙路徑。從香港、汕頭出發的傳統海路，到經泰國曼谷、宋卡乃至吉蘭丹邊境的隱秘路線，遷徙軌跡的改變映射出國家權力的收緊與邊界的制度化。過番客的行動策略，既是對殖民與國家制度的回應，也是族群生存智慧的體現。路線圖的歷時變化，揭示的是族群流動與國家結構之間的互動關係。武吉的歷史深沉感，並不單屬於某一

族群的「光輝歲月」，而是多元族裔在殖民結構下共同參與地方建構的結果。鐵路、廟宇、學校、遷徙路線、族群記憶——這些元素在文學書寫中被重新編織，使武吉成為一個多聲部的歷史空間。陳政欣通過對不同族群歷史的並置與穿插，不僅回溯過去，更呈現出武吉作為多元文化共生之地的形成過程。

如果說前述族群歷史構成武吉的時間深度，那麼日常生活場景則賦予武吉以感官厚度。《文學的武吉》所書寫的，不只是制度與遷徙，更是那些已經消逝卻仍存於記憶中的生活形態。文學在此成為保存日常經驗的媒介，使消失的事物轉化為文學地景中的文化遺存。

雞仔店的書寫，是一種關於地方經濟與家庭生活形態的再現。未被規劃的小巷、屋後空地、雞鳴狗吠的生活環境，構成了一種自給自足的小鎮生態結構。作者細緻描繪母雞下蛋的聲音、雞蛋的溫度以及孩童「敲蛋即飲」的身體動作，使記憶不再抽象，而成為可觸、可聞、可感的經驗場景。雞仔店不僅是商業活動，更是一種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生產方式。隨著電力孵化器的普及，這種形態消失，但在文學書寫中卻獲得象徵性的保存，成為一代人的共同生活記憶。

〈木屐聲響〉則通過聲音結構建構地方記憶。凌晨後巷中「踢踢踏踏」的木屐聲，既是勞動節奏，也是時間標記。倒糞伯的工作將個人勞動與小鎮公共衛生系統連接起來，使日常生活得以運轉。木屐聲的消失，不僅意味著職業的消退，更象徵了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轉型。作者賦予倒糞伯以尊嚴與坦蕩，使邊緣勞動

者成為地方地景的重要組成部分。聲音在此成為空間認同的媒介——地方首先是「被聽見」的。

〈武吉過年〉則從儀式層面呈現集體記憶的生成。為籌建華文高中而舉行的新春娛樂會，使教育理想與民俗節慶交織在一起。童子軍、紅十字隊、銅樂隊、戲曲演出與義賣活動，共同構成一種全民參與的公共儀式。儀式結束後，娛樂會停辦，但其所凝聚的集體動員經驗卻成為武吉精神傳統的一部分。地方因此不僅是物理空間，更是通過儀式被不斷再生產的文化空間。由此可見，雞仔店、木屐聲響與武吉過年分別從經濟生活、勞動結構與公共儀式三個層面構建武吉的生活記憶。這些記憶通過文學再現，被轉化為具有象徵意義的文學地景，使武吉既擁有歷史的深沉，也具備生活的溫度。

綜上所述，《文學的武吉》通過對殖民結構、族群遷徙與地方制度變遷的歷史回溯，呈現了武吉鎮在宏觀歷史進程中的深沉結構；與此同時，又通過雞仔店、木屐聲響與新春娛樂會等生活細節的書寫，使歷史不再只是檔案中的「大事件」，而成為具體可感的日常經驗。宏觀歷史與微觀生活的雙重敘述結構，使武吉既具備時間的厚度，也擁有生活的溫度。這種將「大歷史」嵌入「小日常」的敘事策略，實際上完成了一種記憶空間的重構：國家政治、殖民權力與族群流動被重新安置於地方經驗之中，成為可被感知、被懷念、被再生產的文學景觀。文學在此不僅再現空間，更通過記憶的召喚與情感的投射，生產出具有文化意義的地方感。因此，《文學的武吉》並非單純的地方志記錄，而是一

種以主體經驗為核心的文學地志實踐。它在歷史與生活之間搭建敘事橋樑，使武吉從地理空間轉化為情感空間與文化空間，從而奠定了武吉文學地景的歷史基礎。

### （三）武吉人物素描

如果說街景與歷史構成了武吉的空間形態與時間縱深，那麼人物書寫則賦予武吉以精神維度。地志書寫並不止於地理描繪或制度記述，它最終需要落實於「地方之人」的存在之中。人的人生軌跡、價值選擇與生活實踐，構成地域精神的具象表達。《文學的武吉》通過不同族裔、不同階層與不同生命處境的人物素描，使武吉從物理空間轉化為具有倫理結構與精神氣質的生活共同體。

〈運柴的那乎〉與〈教師哥巴〉構成一組跨代敘事。那乎作為來自印度的淡米爾移民，在鐵路體系與市鎮經濟中以體力勞動謀生，從童僕到牛車運柴者，完成了一個底層移民的生存軌跡。他的人生在勞動與家庭責任中定格，卻將對子代的期待投注於教育之上。哥巴因父親的遠見而進入英校體系，最終成為數學教師並躋身教育行政層級，實現階層流動。這種從體力勞動到知識職業的轉變，折射出殖民教育制度所提供的社會流動通道。然而，哥巴退休後重新學習淡米爾文，回到圖書館中閱讀祖輩文化的文本，又顯示出現代化進程中的身分回溯與認同再構。人物在此不僅是階層流動的見證者，也是族群記憶與文化根源的追尋者。

與這種跨代流動相對，〈攤販阿敏〉與〈李記興〉呈現的是

武吉公共空間中的小人物的地方經濟與日常實踐。阿敏在巴剎街邊擺攤，靈活更換貨品、控制庫存、精準判斷消費心理，其經營策略體現了他對武吉人文與經濟的機動性與適應力，也打破了大眾對馬來人懶惰不懂變通的刻板印象。此外，他與阿長伯之間的信任關係，則構成跨族群日常互助的武吉地域精神風貌。李記興從汕頭南來，因工傷轉而承包官員家庭的衛生清理工作，最終進入政府衛生體系成為正式職員。他的經歷並非單純的勵志故事，而是揭示華工如何在殖民制度結構中憑藉勞動經驗與偶然機遇實現社會位置的轉變。通過這些人物，武吉呈現為被不斷實踐出來的空間，地方不是靜止的背景，而是在勞動與交換中建構出的地方生活圖景。

另一方面，阿育與「大種」的形象則展示了武吉共同體的地方精神。阿育作為被視為「異於常態」的馬來男孩，在鎮民的照顧與憐惜中成長；「大種」雖被以帶有玩笑意味的稱呼指代，卻從未被排斥或邊緣化，反而因其善行與象徵意義而獲得敬重。鎮民對他們的接納，並非源於制度安排，而是一種基於慈憫與傳統價值觀的民間倫理實踐。這種對「弱者」或「他者」的包容，使武吉呈現出一種具有溫情與厚度的地方精神。地方因此不是排除差異的封閉空間，而是能夠吸納不同生命處境的關係網絡。

通過對大人物、小人物、不同族裔與不同階層的並置書寫，《文學的武吉》構建出一幅具有多重層次的地方人物譜系。這些人物的勞動、遷徙、情感與信仰，共同構成武吉的精神結構。人物書寫使地志從「地方之志」延伸為「地方之人」，並進一步轉

化為「地方之精神」。武吉的文學地景因此不僅具備空間形態與歷史厚度，也擁有可被感知的生命力與倫理溫度。地方不再只是地圖上的座標，而成為在人的實踐與記憶中不斷被再生產的文化空間。

### 三、《文學的武吉》地志書寫意義與啟示

《文學的武吉》在馬華散文地志書寫上有著重要的意義，不僅豐富了北馬的地志書寫，也是對馬華文學造鎮的實踐。鍾怡雯曾指出，馬華地志書寫需具備三個關鍵條件：生命經驗的厚度、思考的深度以及情感的深度<sup>①</sup>。

在生命經驗的厚度上，和許多跨域流動的馬華作家不同，陳政欣一生都深深扎根於武吉，在地的經歷讓他見證了武吉鎮民生活方式的變化和社會歷史的變遷；在情感的深度上，孩童時期是巴剎攤主的兒子，長大後經商，這豐富了他對於武吉形形色色人物的觀察以及對生活生計有著更敏銳的感知；陳政欣在書寫《文學的武吉》時已過知天命的年紀，半生的經歷使得他對人生起伏、對社會變遷、對文化與歷史有著更為深刻的理解和感悟。因此，陳政欣可以遊刃有餘地書寫武吉鎮的方方面面，從街道的景觀到地標的故事，從武吉走出的大人物到武吉常見的小人物，從武吉歷史到民間軼事，都有著豐富且生動可感的著筆。

在思考的深度上，陳政欣書寫的武吉不僅具有地域性，還具

---

<sup>①</sup> 鍾怡雯：〈從理論到實踐——論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第 158 頁。

有超地域性。大山腳是書寫武吉的依據，武吉處處都是大山腳的影子，有著鮮明的地域特色和大山腳指向，但是與此同時武吉也有馬來西亞眾多華人重鎮的影子，像「雞仔店」、「倒糞伯」、「行乞大種」的身影在每一個邊陲小鎮都能找到原型；為華校籌款舉辦嘉年華聯歡會、農曆新年響徹大街小巷的過年歌、三層樓的傳說、唐山過番客路線圖的遷移，這些場景在每一個華人重鎮都曾上演著。帶有「武吉」的地名在馬來西亞有幾十個，陳政欣在文學作品中模糊化處理地名，一方面為了不看歷史不問虛實不求考據，另一方面實則有意書寫出馬來西亞每一個華人邊陲小鎮的故事。

在情感的深度上，陳政欣一言概之就是「我生於武吉，成長於武吉，未來也將長逝於武吉，武吉的歲月中有著一小載的我，我的歲月裡卻有著宇宙版遼闊的武吉」<sup>①</sup>，這體現在《文學的武吉》裡，風水武吉的傳說表達了作者對這片土地的認同感和自豪之情；對於武吉風水遭到破壞的細節表達則表達了作者對這片土地命運的關切與擔憂；作者對於武吉人物的刻畫都有著正面的情感傾向，「大種」並非愚癡，土著未必貧窮懶惰，商販沒有精明算計，對鄉親的熱愛折射出對鄉土的熱愛，鄉情正是地域精神的體現。

在地志書寫這一主題上，陳政欣可謂是有著深入的探索，讓「武吉地景」立於馬華文學之中。繼《文學的武吉》之後仍有三

---

<sup>①</sup> 陳政欣：〈後記／書寫一座市鎮〉，《文學的武吉》，第243頁。

部不同體裁的武吉地方志書寫作品問世，這象徵著陳政欣在地志文學寫作方法上有著大膽的創新和嘗試。系統地集中地以地方志形式書寫的大山腳的文學作品，陳政欣是第一人，《文學的武吉》是第一本，開創了大山腳地志書寫地先河，在馬華散文史中首次完整地將大山腳塑造成一個文學的地方，之後的作品是針對細節和回憶的補充和演義。總的來說，就生命經驗的厚度、思考的深度以及情感的深度而言，《文學的武吉》在馬華地志書寫散文中算得上是成熟之作。

《文學的武吉》對於馬華地志書寫有一定的啟示意義。此外，以不同的體裁持續書寫一個地方，如此的寫作方法有助於更加深刻地描繪一個地方的人文風貌和歷史故事，散文予以輪廓，小說補充細節以表精神，賦予一個地方鮮明的地方感、生動的故事感、歷史的年代感。陳政欣的《文學的武吉》標誌著其對家鄉武吉進行系統性地方志書寫的開端，勾勒出武吉文學地景的輪廓。在此後的十年間，其短篇小說集《小說的武吉》、長篇小說《武吉演義》及《武吉軼事》相繼出版，逐步構建出一個完整的文學武吉圖景。如此規模與深度的地志書寫實踐，在馬華文學領域中具有一定的獨特性與開創性。另外，一個有趣的觀察是，飲食書寫在馬華地志書寫中多有涉及，比如林春美和鍾可斯書寫的檳城美食，許通元寫過〈舌挑新山〉，梅淑貞則有〈梅得食〉等等。但是在《文學的武吉》中基本沒有涉及武吉的飲食書寫；從辛金順彙編的《母音階——大山腳作家文學作品選集》來看，大山腳作家群整體看來較少涉及大山腳的飲食書寫。或許這其中

有歷史原因待被詮釋，也或許這仍是待書寫的大山腳版圖。

與此同時，《文學的武吉》對於馬華地志書寫有一定的學術啟發。地方志方式書寫的《文學的武吉》毫無疑問體現了武吉鎮的地方感與地域性，然而在此之外，《文學的武吉》兼具超地域性，這要從書名談起。真實存在的武吉鎮名字是大山腳，以「武吉」（Bukit）開頭的名字在馬來西亞十分常見，陳政欣之所以選用「武吉」這個名字來書寫文學中的大山腳，撒上一層薄霧煙靄，一方面是為武吉鎮少一些現實的考據，多一些文學的色彩和想像，少一些冷冰冰的寫詩記錄，多一些文學虛擬的韻律；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體現武吉的超地域性，陳政欣是在書寫武吉，而武吉鎮也是這半島上的華人邊陲小鎮的影子，有著相似的歷史和記憶，相似的經歷和處境，相似的發展軌跡。雞仔店、鞋伯、倒糞伯、行乞「大種」可能是那個年代的人們共同的記憶；「武吉風水」的傳說可能在每一個華人重鎮都有著這樣的故事，一來唐人過番客多信風水，二來每個地方都會出一些名人印證這個想法；類似大溝渠的故事、三層樓的故事在馬來西亞的不同地方都上演著，這些都說明陳政欣構造的武吉鎮不僅有地域性，還有超地域性。至於文學的韻律，可謂是貫穿全文，個人的會議觀察和文學的想像相結合是《文學的武吉》的特點。〈鼠王傳說〉、〈黑狗傳說〉、〈豬哥〉等，都借助動物的擬人化或是荒誕或是詼諧幽默地反映現實，為武吉鎮更是增添了一些傳奇色彩，使地志書寫更加具備可讀性。

鍾怡雯曾經結合杜忠全書寫的「老檳城」，肯定了地方志書

寫中加入情感抒情的方式。那麼，結合《文學的武吉》的寫法，地方志書寫文學中可以加入想像虛擬的成分，把地名虛化，把人名虛化，結合原型把故事神化，都不失為馬華文學地志書寫的亮點。《文學的武吉》顯示，馬華文學中的地志書寫不必拘泥於史實的完整性，而可通過散文、記憶與人物敘述的方式，建構具有文學深度的地方圖景。這種以個人經驗為起點、以地方文化為核心的寫作實踐，為馬華文學如何書寫地方提供了一種可持續的路徑。

## 結 論

通過對「南洋色彩」到「文學武吉」的本土書寫歷程的梳理，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馬華文學在百餘年的發展過程中，地方書寫的意識逐漸深化，最終形成馬華地志書寫這一獨特的文學地景表達方式。陳政欣的《文學的武吉》，則是這一發展脈絡中的代表性案例。通過書寫武吉街道景觀、人物素描、歷史記憶，陳政欣不僅呈現了個人視角下的地理景觀、社會歷史、居民生活以及文化氛圍，賦予武吉地方感，也是對自身身分認同、文化歸屬和歷史記憶的追溯與再現。相較於早期的地志書寫，《文學的武吉》不僅僅停留在地理空間的描繪，而是通過文學化的方式，建構了一個富有象徵性和情感意義的地方形象，使武吉成為馬華文學中不可忽視的文學地景。在未來，隨著社會變遷和文學觀念的發展，馬華文學的地志書寫仍將繼續演進，可能會呈現出更加多元化的表達方式，而「文學的武吉」所代表的書寫模式，也將

為後續的本土書寫提供了借鑒與啟示。

[ 原發表 2025；修訂 2026 ]